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皮佑选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皮佑选集

陈太先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皮佑选集

陈太先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80

196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5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64千

印数 7,000册

印张 3⁵/₁₆ 插页 8

定价：1.05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让·雅克·皮佑像
绘于巴黎公社时期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中譯本序言

让·雅克·皮佑 (Jean Jacques Pillot, 1808—?) 是法国十九世紀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 同时又是一位参加实际斗争的革命家。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 他还成了公社的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

1808年8月, 皮佑生在法国夏朗德省的一个神甫的家庭。年轻时候曾经受过教会教育, 本来预备当神甫。可是教会的黑暗, 使这位敏感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三十年代中, 皮佑同天主教公开决裂, 不久就受到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的迫害。1836年, 凡尔赛感化法院曾经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皮佑六个月的徒刑。1839年, 皮佑开始创办《人民论坛周报》, 积极宣传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 因而招致当局的忌恨。这一杂志只出了七期, 当局就以皮佑有参加1839年5月布朗基起义的嫌疑, 将他逮捕下狱。虽然查无实据, 但仍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 同时《人民论坛周报》也被查封。

警察和法院的迫害不但没有吓倒皮佑, 反而促使他更积极地从事革命活动。出狱以后, 皮佑就利用在七月王朝时代十分流行的政治聚餐会的形式, 继续进行宣传共产主义的活动。先是利用改良主义者的聚餐会, 后来便另起炉灶, 在别列维尔 (巴黎郊外工人区) 举行共产主义者的独立聚餐会。皮佑是这次聚餐会的组织者之一, 他在会上致了开会词和闭会词, 阐述了公有制的原则, 并且号召与会者向未到会的人广泛进行宣传。

皮佑在这个时期中, 除了积极从事宣传活动外, 还孜孜不倦地

著书立說来論证“平等”和“公有”的思想。他经过辛勤努力之后，写成了《既无宫廷，又无茅屋》这本名著。接着，为了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論点，他又着手写作《平等人的历史》。这本著作本来計劃要写得很长，分成許多卷出版，但是只出版了一卷，作者便因为受到外界的干扰而中断自己的計劃，以后也沒有把这一工作恢复起来。

1840年10月，皮佑被控犯了所謂以著作教唆讀者謀杀国王之罪而被捕，经过长达十个月的羈押后，于1841年8月和其他九名被告同时受审。皮佑在法庭上大义凛然，表現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不屈的气节。虽然法庭方面找不到一点关于皮佑犯罪的证据，但仍然蛮横无理地判处他六个月的徒刑。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表示抗議，他在獄中写成了另一本著作《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結果》。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也是皮佑的最后一部著作，以后他便再没有什么著作問世了。1848年革命发生时，皮佑虽然担任一个革命俱乐部的主席，但沒有起过重大的作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竟把皮佑列入逐出法国的流放犯的黑名单中。他的流亡生活是在巴西度过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进修，皮佑终于获得了医生的执照。后来回国，就定居在巴黎行医，以制造义齿及口腔卫生器械为业。

1870年9月4日革命后，皮佑重新开始久已中断的社会活动。他参加过布朗基主义者领导的10月31日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交付軍事法庭审讯。他在法庭上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辯护，使得法庭不得不宣判他无罪。1871年巴黎公社建立后，皮佑当选为公社委員。他十分积极地参加公社的各项活动，直到公社失败的时候为止。皮

佑虽然在五月血腥鎮压周中幸免于难，可是仍被軍事法庭判处終身服苦役。这位革命家和共产主义者就在牢獄中坚貞不屈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死期至今还没有查明。

在《既无宮廷，又无茅屋》这本著作中，皮佑为了帮助讀者理解本书和他的所有著作，首先对“国王”、“等級”、“帮派”和“人民”这四个名詞作了自己的理解。他說，一切宮廷的僕从們，“总是把国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他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真的，你們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說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狼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場的时候，它却装作沒有听見的样子，那末，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說，权杖是上帝賜給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的侵犯。这种說法真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們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污了他們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純粹为了私人爭执而驅使他們去流血牺牲时，讓他們試着去发几句牢騷吧，——那时他們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贈品实际上是贈給誰的，作什么用的”（本书第7—8頁）。这一段話极其有力地揭穿了关于国王是人民的保护人的謊言，赤裸裸地暴露了国王的貪婪、残暴和专橫的真面目。

皮佑把“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別人所珍爱的和不許他人覬覦的一些特权和榮譽”的集团叫做等級。他說，“各民族中間都有两个等級，即僧侶等級和貴族等級”。接着，他又論证了这两个等級之間的

关系。“僧侶和貴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結的。他們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的权力，僧侶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罵他們。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侶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貴族一看到僧侶发出哪怕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剑杀人”（本书第12—13頁）。像这样透彻地看出貴族和僧侶之間的狼狽为奸的关系，在空想共产主义者中間是不可多見的。

在打倒了特权階級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資产階級的形形色色的集团。它們在沒有取得权力之前，也曾經混在人民的队伍中向特权階級作斗争，但是一等到它們取得了政权，自己便变成了新的特权階級，仍然照样欺压和剝削人民，甚至变得比旧的特权階級更加残暴，更加无耻。皮佑对这些集团充滿了不可遏止的憤怒，因而轻蔑地管它們叫“帮派”。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出来“同接替特权階級，并且其高压手段比特权階級的更伤害人的自尊心的各个帮派决一死战”（本书第28頁）。

同对待王权、特权階級和帮派的态度正好相反，皮佑对人民却是滿怀着尊敬之情。他說：“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賜予者，是地上一切財富的生产者和主人”（本书第15頁）。“当一个独夫企图不顾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統治时，人民随时都有权譴責他，突然逮捕他，不经审判而杀死他”（本书第18頁）。但是，现实同皮佑的观点恰好形成一个鮮明的对照，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死于飢寒交迫及悲觀絕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当牛作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本书第15頁）！这种

“違反真理的現象”怎么能不引起皮佑深切的憤慨呢？因此，無怪乎皮佑在自己的著作中公開號召人民對這種現象進行堅決的反擊。

我們從皮佑對上述四個名詞所下的定義中，就已經看出他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是何等鮮明和堅決。但是更值得重視的，是他作為一個空想共產主義者的許多卓越的思想。

皮佑曾經對法國以及其他一些民族歷史上所發生的革命作過深刻的考察，從而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在我們今天以前所完成的一切革命，其唯一的結果只是把特權從一個階級手里轉移到另一個階級手里。可見，儘管革命之後發生了某些變革，但人類的命運實質上和從前沒有兩樣”（本書第24頁）。社會上仍然有“主人和奴僕，有驕奢淫逸之徒和一無所有的窮漢，有騙子手和受騙的人，有偽君子和蠢漢，有叛徒和胆小鬼，有暴君和奴隸。……有罪犯和惡人在其中過着荒淫無度、吮人膏血的生活的宮廷，也有清白而有德行的人在其中背着勞苦、屈辱和貧困的重担咽完最後一口氣的茅屋”（本書第24頁）。最後，皮佑高呼道：“未來的革命，那是不可避免的，決不應該步以前一切革命的后塵，在任何方面都不應當凭借它們的權威……未來的革命有權走另一條道路，採取另外一些原則，使用全新的方法”（本書第24—25頁）。

這另一條的道路，具體地說，就是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的道路。在這個社會中，人們“內部不許有上下、高低、大小、強弱、驕傲和溫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分，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不容許有奴隸主和奴隸之分；不管人們給這些不公平的階級劃分、給所有這些可恨的等級什麼樣的名稱”（本書第32頁）。自然，在這樣的社會中既沒有富人的宮廷，也就沒有窮人的茅屋。每個人只要是大眾

福利貢獻自己的全部能力，他也就有权从社会上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尽管皮佑也承认，每个人在智力上有高低的差别，在担任社会职务上也有繁简之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某一个人在满足肉体需要或精神需要上与众不同的借口或理由”（本书第33页）。

皮佑认为公有制度是平等规律的唯一真正的体现。在这种制度下，“一切都归众人享用，谁也不许占有它，谁也不许滥用它”（本书第46页）。每个人同样有权得到衣服和食物，你的餐桌也就是我的餐桌，而我的炉子也就成了你的炉子。所有的儿童都受到同等的社会教育，大地上所有的生产品都归全民所有。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真正达到了幸福的境界。

皮佑的全部著作都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初写成的。这时资本主义在法国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未充分展开。这些不成熟的客观条件必然要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发生消极的影响，即使对于像皮佑这样一个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不例外。

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首先表现在他论证公有制度是从唯心主义的“自然法”的观点出发，即认为大自然本身普遍赋予人类共同享受它的一切财富的权利，而公有制恰好符合自然界中这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所以它是一种最好的制度。这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来阐明公有制乃是历史的必然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是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的。

其次，皮佑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是一个个人人在各方面绝

对平等的社会。这种平等观点同曾经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粗鄙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巴貝夫主义者的学說，是一脉相承的。它也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反动空想。难怪連皮佑的同时代人，另一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薩米都认为绝对平等是与现实矛盾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最后，皮佑的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在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不依赖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现在是可以实现的，过去两千年也是可以实现的”（本书第47页）。它之所以迟迟没有实现，照皮佑看来并不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而是在于广大群众还没有懂得这条真理的缘故。因此，只要有人出来积极宣传这条真理，使它普遍地深入人心，那末共产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实现的。正因为受着这种思想的支配，皮佑便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中，这同西欧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上层人物的“明智”上，同样是出自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我们还应该指出，虽然皮佑在某些地方曾估计到实现共产主义会遇到反动阶级的疯狂的抗拒，因而也模糊地意识到有进行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思想在他的学說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在皮佑的学說中存在着以上所说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反特权阶级、反宗教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前，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以及对鼓舞广大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在晚年还亲

身参加巴黎公社的革命斗争，同许多革命志士一起在法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因此，皮佑在社会主义先驱者的行列中有权占据一席光荣的地位。

郭一民

1963年5月

目 次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或1840年社会问题原理

为《人民论坛周报》讀者而作的序言	5
四个名詞的定义	7
一、国王	7
二、等級	12
三、帮派	13
四、人民	15
一个最重要的問題	17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 或1840年社会問題原理	19
一、概說	19
二、最高的社会理性还成問題	23
三、过去和現在的差別	25
四、这些帮派是怎样取得政权的	27
五、这些帮派不可能保持政权, 在平等中没有什么甚至可使 特权分子感到恐惧的东西	29
六、平等規律的原理	32
七、公有制——平等規律的唯一真正的体现。实现 公有制的方法	33
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间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	
兩項声明	37
平等人的历史或在人間建立绝对平等的方法	39
引論	39
第一章 对現代平等人的宣言	39
第二章 概論	53

第三章	《平等人的历史》写作计划	55
第四章	平等人的国家的地理志	58
第五章	論气候因季节及地域的不同所引起的变化。論 各地生产的多样性,后果。	61

公有制不再是空想！对共产主义者审判的结果

第一章	法律·哲学和社会的观点	67
第二章	采用公有制原则的古老性和一贯性	72
第三章	现代复兴的起源。93年胜利的必然后果	81
第四章	从1830年革命时期到1841年审讯开始时公有制原则 一贯发展的表现	89

附 录

1840年7月1日皮佑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演说

开会詞	93
閉会詞	94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
或
1840年社会問題原理

让·雅克·皮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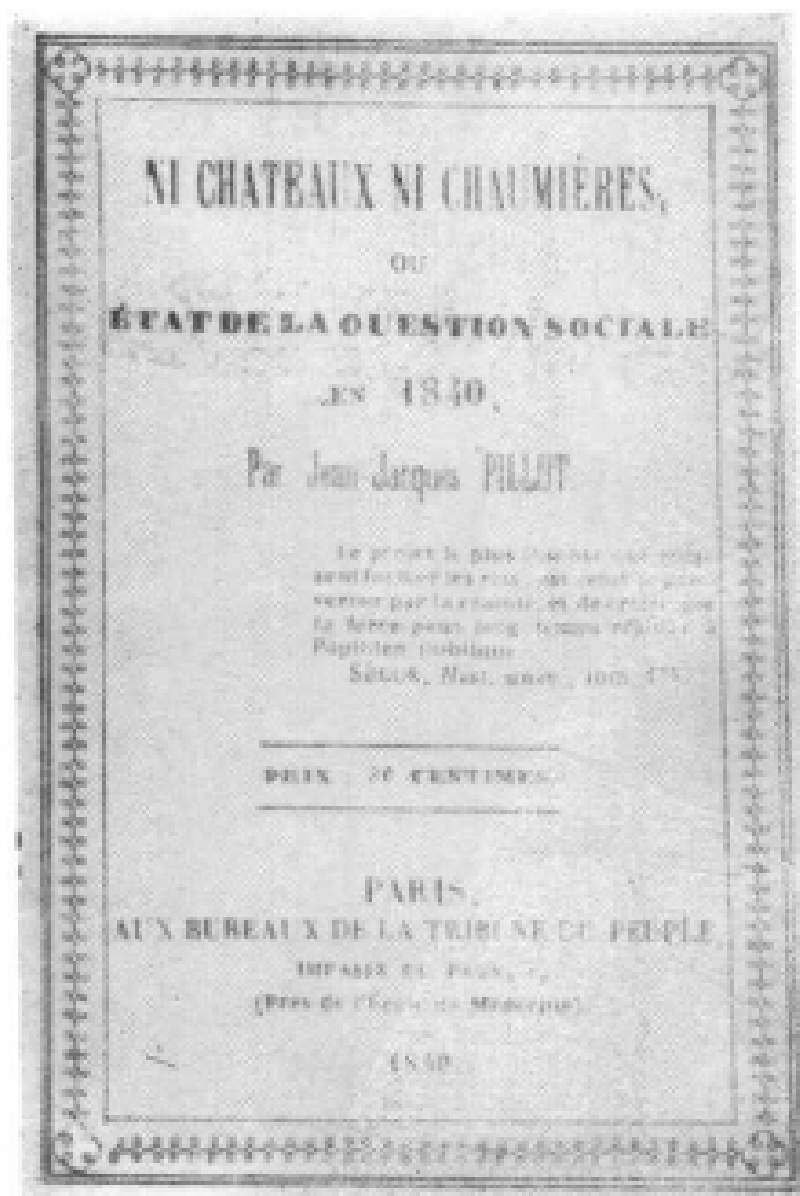
国王可能产生的最狂妄的念头，就是企图使用恐怖手段进行統治，并且认为暴力能够长期和輿論对抗。

塞古尔：《世界通史》第1卷。

巴 黎

《人民論壇》书店
巴甫林尼胡同7号
(医务学校附近)

1840



《既无宫廷，又无茅屋》内封



为《人民論壇周报》讀者 而作的序言

《人民論壇周报》停刊已一年了。这次事件和其他一切事件一样，其真实的原因是决不会为社会人士所知道的。它必然成为街談巷議的話題。因此，我应当把这件事告訴自己的讀者。現在，就简单地來說几句话。

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清晨四点钟，有一群匪徒侵入我的住所。这批匪徒是从耶路撒冷街的食客中挑选出来的。

这班老爷們对我說，他們的老板认为我有积极地参与昨天和前天发生的那些事件的重大嫌疑。这些人根据他們尊敬的騎士团所制定的法規，在我屋子里翻箱倒篋，进行搜查和盘問。然后告訴我，他們的老板已表示或者要把我投入秘密的監獄，在那里他可以独断独行，成为人类命运的最高主宰者和权力无限的統治者。德列謝尔先生私下說过：“在像《人民論壇周报》这样的书刊上写文章的人最低限度应该同企图顛复国家的密謀有关系（这的确是他本人的口吻！）”。这真是絕妙的論断！可是，事情还不止此。

国王手下的老爷們过了几个月后，看看自己提不出能够难倒我的公訴理由，同时又很想尽可能长久地把我严密管制下去，于是，他們私下議論道：“书是一个被控参加密謀的人写的，所以一定是一本危險的书，因而就必须对作者加以严惩。”这就是德列謝尔

先生的邏輯。

平常当他們想要指控某一本著作违法的时候，首先是找出书中一些要加以指責的地方，罗织出各种由他們捏造出来的罪名或违法行为，然后把作者交給陪审法庭审判。

可是，既然我这本书的目的在向人民論证国王、貴族及僧侶無論何时总是一切禍害的根源，恐怕那些常常自詡为来自人民的陪审員老爷們，未必会认为它是一本十分有害的书，像別人想强迫他們相信那样。因此，最好是不要这些陪审員的可疑的帮助。警察老爷們果然就这样作了。〔你看〕，我們的法律就是这样的灵活！

“諸位警察老爷，他就是給你們增加麻煩的那个人。你們就控告他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好了；——这样，你們就能够立刻摔掉这个麻煩。”

“可是，控告他犯罪总得有一点点罪证才好呀！”

“那么，你們最好把任何的违法行为，任何的过錯以及任何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栽在他的头上，——要知道，最后反正是会派你們去审判他的。这点并不会妨碍你們对他說許多侮辱性的話，把他当作罪犯看待，并且照样可以判他的罪。对于报刊方面，您一点也不用担心，因为不論它帶有什么色彩，都不得不謹小慎微，何况在目前情况下，它很少涉及人事方面的事情。因为要是这样做的话，就会使它既領不到什么津貼，也拉不到多少訂戶。”

这就是我要向讀者說明的原因：为什么我的名字被列入1839年5月那些杀人犯_·的名单中；为什么仅仅因为我不繳印花稅、不納保证金而出版獻給人民的书籍，就被判处六个月的徒刑和九百法郎的罰金。最后，还說明了为什么我在牢房里蹲了差不多整整一

年。

我乘此机会告訴讀者：《人民論壇周报》已陷入沉睡状态中，但絕對沒有死去。我們希望被这张周报得罪了的人天良激发，让它苏醒过来。

让·雅克·皮佑

《人民論壇周报》头七期每本售价25生丁，巴甫林尼胡同7号书店里現有存书出售。

四个名詞的定义

为了理解这本书，以及理解我今后可能写出的一切著作，必須使讀者对国王、等級、帮派、人民四个名詞的涵义有正确的理解。因此，在开始闡述本书主题以前，我先来探討一下这四个名詞，并逐一地加以簡單扼要的說明。

一、国王

历来一切卑鄙无耻的諂媚分子、宫廷官吏、奴僕走狗和卖身投靠者——总而言之，即所有奴顏婢膝地麤集在国王左右、挤眉弄眼、絮絮叨叨、千方百計地巴結逢迎的下流痞子們，他們总是把国王比作牧人，而把人民比作一群牲口。王权从来不錯过一次机会，力图使得这种对他的权利的理解和概念变成家喻户晓。它乐于使用一些符合这个概念的語言和腔調，摆一些符合这个概念的架子；它还把可以說是能够使这个概念形象化和使我們每时每刻都能想起它来的种种标志安置在自己周围，把自己打扮起来。

我认为这种比喻并非毫无相似之处。真的，你们看一看，牧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大棒，说是用来保护牲口免受恶狼的侵袭。可是，如果牲口吃了原野上另有用途的青草，如果在剪毛时发出了轻微的一点叫声，或者在叫它进屠场的时候，而它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那末，牧人就会用这根大棒尽力来打它。国王手里的权杖恰好就同这种大棒一样。权杖不是别的，它也是一根棒子，不过是一根更沉重、更坚硬的棒子，所不同的只是它比牧人的棒子做得比较精致一点而已。有人说，权杖是上帝赐给国王，国王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臣民以防止敌人侵犯的。这种说法真是巧妙极了！但是，当国王夺走了他们最后的一个里尔时，当国王或其部下奸污了他们的妻女时，或者当国王纯粹为了私人争执而驱使他们去流血牺牲时，让他们试着去发几句牢骚吧，——那时他们就能看到上帝的这个赠品实际上是赐给谁的，作什么用的。诚然，在我们看来，国王许多方面都很像牧人，不过，我要指出：牧人是人，而他的羊群则是牲畜。其实，大家都知道：国王同他的每个臣民一样，无疑地也是一个人。可见，只有每个臣民都是道地的傻瓜，才肯让别人把自己当作牲口看待。

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比喻进一步发挥下去，可是，我急于从这个比喻中吸取教训，因为我觉得没有兴趣替王权来写颂诗。让我们根据更多的哲学观点，特别是根据更多的政治观点来研究这个比喻吧！

首先，我应当说：国王这个名词，像我在这儿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一个掌握国家最高政权的人，而不管他实际上叫做国王或皇帝也好，沙皇或苏丹也好，沙赫或教皇也好，或者叫做其他什么名

称也好。

絕對不應該把国王和独裁者混为一談，因为前者是由神权或合法权利，抑或由于征服权利而掌握最高政权的，后者則只是由于必要的权利而掌握政权的。一个把国家看作他生时应当保持、死后应当传给子孙的私有财产，另一个則懂得人民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統治者，人民不可能再有主人，正是人民本身掌握着国家的全部政权。人民交给他的任务其实是暂时性的，任务一旦完成，他就应当回到現在受他管理的群众中去。我們从这里可以看得出这两者是有天渊之别的。可是，这里所談的，还不是能十分准确地表明这种差别的，我們只想指出王权必然产生的一些結果。

从前人們认为国王是与眾不同的、出类拔萃的特殊人物。他生来是治人的，正和我們认为猫儿生来是吃老鼠的一样。显然，只要不把国王也必須同庶民一样遵守某些习惯計算在內的話，那末，他的权力就肯定是絕對无限的。而他之所以受习惯的約束，則是因为习惯乃是一种任何人都未正式承认的法律，[这样一些]法律差不多从来就不是有心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它們受自然支配的程度，要比受人类智慧支配的程度大得多。既然国王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那末，王权就不应当凭借暴力来行使，因为它决不需要靠暴力来维护它的天经地义的权力；那末，国王的行动就应当光明正大，因为它的行动只須对本身負責，不必为着求得別人的諒解而采取詭譎的行径。

后来，王权丧失了自己的天生的尊严，只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存在。人們一方面认为它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对維持他們希望建立的事物秩序是有益的。鉴于它的传统权力随着权力的

真实性质被揭露出来而消失，于是，就为它制造出新的纯粹是假設的权力。关于王权由于这一变革变成了什么样子，現在，我用下面的假說来作一个确切的說明。

我假設有一群奴隶，比方說是一千人吧，在一个主人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支配下，住在只有他們居住的一个小島上。其中有些人直接同主人勾搭起来，当他的走狗、暗探、〔行动〕工具和玩弄对象，而大多数人却被迫从事无休止的劳动，以生产維持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資和滿足主人及其宠儿的穷奢极欲的种种零星物品。有朝一日，他們大家都暴动起来，一致认为：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自由是最神圣的权利，而杀死暴君則是最神圣的义务。結果，他們把主人杀死了！你們想想，以后的打击会从什么地方来呢？就是从那些跟主人一道侵吞工人劳动果实的人方面来——誠然，像他們所宣告的那樣，奴隶制度是违反自然的。可是，現在問題是他們这帮人怎样自处呢？

看来，因为大家都出身奴隶，大家都一无所有，所以他們中間沒有貧富的差別。既然大家都一无所有，那末，新社会就必然是建立在最完美的平等基础之上。这是理性和正义的原則。可是，原先享有特权的人在摆脱了主人的約束之后，仍然想和从前一样靠剝削工人过日子。只有他們希望作到任意占有和享受以前主人为了奖励他們某些劳績而賞賜給他們的財產和特权。

因此，他們力图证明，他們的地位是絕對与众不同的，他們有权享受他們刚刚否认并予以消灭的那个政权所賜給他們的各种特权，并且认为剝夺他們这些特权就会违反正义的規律。最后，他們不断使用甜言蜜語、阴谋詭計、許願、威胁和暴力等手段，居然使受

騙的人发生好感并同意他們保留以前所享受的大部分特权，还添上了一些更符合他們新的貪欲的新特权。他們力图簽訂以享受特权为先决条件，因而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契約。因为这种契約是不公正的，是用出其不意的手段簽訂的，他們料想人民迟早会起来反对它，于是便千方百計做到把全部权力委托給本帮中的某一个人，責成他解释契約并監督契約的执行情况。

这个对某些人有利，而与大多数人为敌的最高仲裁官就是用这种欺騙手段遴选出来的。这就是丧失了神权以后的王权的最好的形式。这种王权从革命中誕生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由此可見，这种王权只是被捏造出来用以吓唬人民的稻草人，它只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怪影，人类的剝削者就躲在它背后逍遙自在地侵吞人民的劳动果实。英国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如果这样狂热地信仰王权的英国人民有朝一日看清了王权对他所起的作用，那末，他們很快就会起来摆脱托雷党和赤貧現象，因为这两种东西乃是长期残酷地折磨他們的可怕的毒瘤。但是，他們如果不揭发王权的法衣庇护下的一切丑恶行为，那末，他們所怀抱的創造最好命运的願望就一定会落空；他們要想改述自己的事业就是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也是枉然的；他們就是把自己的妻子和刚刚断乳的儿子当牛作馬，把他們都縛在托雷上，想靠他們的劳力来大量地增加自己的产品也一定是徒劳的，他們想要利累財富，就是绕着地球走遍天涯海角也是白費工夫的；因为王权将会侵吞他們的一切，而他們只能落得个穿破衣、吃草根和喝生水的下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們认为王权是平等的死敌。

二、等级

由上节可見，在专制君主政权或神权統治下，特权是王权的产物、是它的工具，而在有制約的〔契約的〕王权統治下，王权本身是特权的产物，是它的工具。

就王权和特权两者本身性质而論，無論在上一場合或在下一場合，它們都是狼狽为奸的。正和来自神权的王权一样，有制約的王权也拥有神授的特权和由于使用阴谋詭計而得来的特权。前者是和各等級相依为命的特权，后者則是和各帮派血肉相連的特权。

关于各等級我所要說的，就是我对于神授的王权所已经說过的，因为各等級的权力也是卑鄙无耻的，它使人民屈辱，使人民破产，而且对于人民所受的苦难漠不关心。封君和僧侶看到人民中間有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如果不会因此感到妒忌和害怕的話，那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不会因为自己穿得稍微干淨一点，吃得稍微讲究一点，就认为自己是公爵或僧侶了。当然，我不打算說是他們方便了这个人，使他能够这样作；但是，要指出：他們剝夺这个人，却是为了要滿足自己的驕傲心理、奇思怪想和貪得无厭的欲望，而决非制度要求如此。

有这么一些集团，它的成員依靠社会制度占有別人所珍爱的和不許他人覬覦的一些特权和荣誉，这些集团就叫做等級。各民族中間都有两个主要等級，即僧侶等級和貴族等級。僧侶和貴族由于利害一致，所以总是互相勾結的。他們一旦〔当〕权的时候，总是互相支持的。

如果人民否认自己的法定主人的权力，僧侣就以天国的名义来咒骂他们。而这一武器通常总是较之其他一切可以吓唬人民的致命武器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怕。为了使僧侣的神启和威信不受人民怀疑，贵族一看到僧侣哪怕发出是一点极小的信号，也会拔剑杀人。

那些在 93 年就已想到人民福利的不朽的天才们完全懂得，在这两个危害人民的毒瘤没有彻底割掉以前，他们的理想绝对不能实现。但是，当他们想要创立新宗教的时候，他们却立刻忘记了这个真理。可见，他们不明白无论任何宗教总是一个含有病菌的水潭，使人民身体溃烂和死亡的瘴毒就是从那儿传播出来的！可见，他们也不懂得任何宗教一定产生等级，而等级则只有靠牺牲不幸的人民才能生存。

三、帮派

所有编纂辞典的人都给这个名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阴谋集团。因此，我认为找不出一个更加明确，同时更加适合于整个范畴的名称来说明那些代替各等级掌握权力、占有财富、享受一切荣誉和特权的人的不同社会地位。

来自神权的王权，以及与它一道掠夺、瓜分人民财物的各个等级，都是靠宗教取得自己的全部权力的。显然，为了把人民从这种旧专制制度下解救出来，首先必须使人民明白宗教的虚伪性，进而再使人民认清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旧制度经常加以蹂躏，并强令人民加以忘却的。真的，这就是哲学所遵循的方法，而且哲学家的努力最后终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哲学家所犯的一个重大

錯誤，就是完全沒有从哲学所确立的各項原理中得出結論来。这表现在这些原理完全可以适用的地方不曾制訂出一个社会組織的方案。人民曾經为这个錯誤付出了代价，从这个时候起，他們的权利完全被剝夺了。由于他們懂得权利的全部价值，并且知道权利是自己爭得来的，所以对这种損失特別感到痛心。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妄想取代旧主人的卑鄙无耻之徒，十分高兴地知道在这方面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虽然这一任务是非常的困难。他們知道，从前由于人民无知所得到的东西，現在人民的新主人还是能够用欺詐的手段来取得。这些打着一切属于我們和一切为了我們的幌子的无耻集团，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

从这个时候起，欺騙和誠实、恶习和純洁、虛伪和公正、背叛和忠誠、罪恶和德行，都弄得混淆不清了。

卑鄙下流的伪君子們私下說道：“人民希望平等，那好极了！把这个名詞大书特书在我們要給他們頒布的一切法律的最前面吧！他們看到漂亮的标题会感到寬慰的，但不会注意到法律的内容和标题所許諾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們重視自己的政治权利，我們就把大量的政治权利賜給他們；但他們行使这些权利，却不能削弱我們的权力。或者，最好是极力把他們的权利和义务混淆在一起，他們将认为我們是十二分慷慨地把一些权利賜給他們，其实，我們会使他們在义务的重压下弄得精疲力竭。即使我們加在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擔逼得他們发出一些怨言，那末，这些怨言恰好作为我們有效地鎮压他們的理由。每逢人民对自己的命运表示不滿时，我們这样做都是节节胜利的。何况我們从未忘記，我們所攫有的政权既违背正义的原則，又违反极普通的理性，总是遭到人民

的非議。因此，我們所采取的一切保持政权的方法，从我們做得到的那个时候起就都是正确的。因此，在我們看来，任何无罪的人，从他的死亡对我們可能产生好处的时候起就都是有罪的。”

各等級过去借神权夺得的东西，这些帮派則借顛倒是非的理論和卑鄙醒甦的手段来夺取。我希望本书篇幅容許我比較詳細地来揭发这些謬論和卑鄙的手段。我希望我对这种罪大恶极行为的概略的叙述，能够給人民提供一点点概念就好了。我願人民懂得，不論什么党派，如果它不接受按照永恒的自然規律所确定出来的絕對平等原則，如果它不承认实行这个原則所得出来的后果，那末，它終归只是像我刚才所指出过的那种帮派，終归只是一个人民从它的胜利中除了增加痛苦外不能得到任何好处的帮派。到了人民都认清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怀着滿意的心情而死。

四、人民

人民！这是王中之王，是最高的統治者，是帝国和权杖的賜予者，是地上一切財富的生产者和主人。然而，死于飢寒交迫及悲觀絕望之中的偏偏都是人民！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当牛作馬的也偏偏都是人民！不論在哪一种語言中，再沒有比“人民”这个詞儿更被濫用的詞儿了！因此，我們尽力来确定这个名詞的真正的含义——在解决社会問題的事业上，这将是一个重大步驟。

人民一詞作为史学或地理学中的術語，指的是占据着一定面积的土地、說着同一种語言、使用通用的姓名、承认同样的风俗习惯、受同样的法律保护和规范的一群人。我們說 法国人、英国人、

西班牙人等等,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在政治用語中, **人民**一詞便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一无所有和有而不多的人。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人就是像古代社会中的奴隶一样的人;而且他们比奴隶还不如,因为他们替主人工作中劳累得要死时,或者当主人发脾气不愿意再雇用他们时,他们不能向主人要求任何一点东西。到了他们必须向主人乞求一点生活资料的时候,如果主人拒绝把原来答应东西给予他们,那末,他们除败坏名誉或饿死外,就别无出路了。这就是构成人民或平民一詞含义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其所以如此,据说是从基督教废除奴隶制的时候起,对于我们那些借宗教道德端正良心和开通智慧的善良而慈悲的主人来说,像他们那些只知奇怪的和卑鄙的多神教道德的前辈一样平平淡淡地吃我们的劳动果实,已经觉得不够了。他们需要增加寻欢作乐的办法,需要向我们施舍小恩小惠,还需要蔑视我们和侮辱我们!

好吧!我们既不是基督教徒,又不是多神教徒,也不是其他这一类人。我们以后既不希望靠平民过活,也不想布施他们;我们既不蔑视他们,也不侮辱他们。我们对他们说: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它的果实只属于培育果实的人。如果这些至今还生活得十分贫困,至今还受尽屈辱的人仍然怀疑自己的力量说的话,那末,我们就要补充说一句:剥削你们的寄生虫都是些胆小鬼,他们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同你们比较起来,他们还占不到二百分之一呢!